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七回 高宗車駕走杭州

卻說金撻懶自取了濟南府，大驅胡兵入寇，遣將攻打昨城縣，聲息甚緊。東京留守杜充遣岳飛持兵救之。飛至昨城縣，與鞏宣贊合兵戰之，大破其眾。又戰黑龍潭，皆大捷。飛追襲金兵到汜水關，正遇金家大隊人馬。當頭一員虜將，鐵盔銅鎧，手橫巨斧，勒住馬大叫：「宋將慢來！」岳飛挺槍躍馬直取虜將，虜將拍馬來迎。二騎戰不兩合，岳飛佯輸，撥回馬望本陣而走。虜將趕來，約離一百步，飛按下金槍，拽滿八石重弩，指定虜將射去，正中咽喉而死。金陣大亂。宋兵追擊至竹蘆渡屯紮，與金家營壘相對。岳飛喚過董榮、王貴、岳亨曰：「汝三人各領三百騎，於山坡後作三處埋伏，每一軍用葦柴兩把，如十字樣縛在槍頭上，五騎作一隊，稀稀擺開，近半夜，將葦柴於四頭點著，殺入金營。我自引兵來救應，不許有誤。」董榮等領計去了。且說金家戰敗人馬走回，報知撒裡乾，言：「宋兵勇不可當，主將雖用持備。」撒裡乾吩咐部下嚴守寨壁；持防宋軍來到。將近二更末，董榮、王貴、岳亨各引兵悄悄出了山坡，下令點起葦柴，一齊吶喊前進。虜營聽得帳外金鼓喧天，驚慌不迭。虜將撒裡乾殺出來，滿營火光進天，不知幾多人馬。董榮領三百騎衝突而來，正迎撒裡乾，被董榮一刀砍之。岳飛部兵隨後掩殺，金兵自相蹂躪，死者甚眾，奪其所遺馬駝、糧草、兵器無數。飛回見杜充，杜充即將岳飛等功績奏知高宗。高宗覽奏，龍顏大悅，下詔加升岳飛為武功郎，張憲等各依次升賞。

高宗復加封黃潛善、汪伯彥為尚書左、右僕射，朝廷政事盡決於此二人。次日潛善、伯彥入謝。帝曰：「潛善作左相，伯彥作右相，朕何憂國事不濟。」因是二人專事諂媚，以迎上意。

高宗愈敬信之，全然不以外患為憂，只是苦死那邊庭忠義士也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汴京左近有賊首王善、曹成、張用、董彥正、孔彥舟等，招聚五十萬賊眾來攻汴京。只聽得南薰門外鑼鼓喧天，喊聲震地，叫道：「杜留守早獻城池與我等鎮守，免被金人所據。」杜充聞此聲息，即部軍上城守護。只見城外賊黨四下圍城數匝，水泄不通，心下大驚，撫岳飛背曰：「京師存亡，全賴統制今日此一舉，須當盡力！」岳飛對曰：「留守放心，只須我本部人馬，與留守退之。」杜充大喜，將所騎戰馬雕鞍盔甲盡付岳飛，令出兵退敵。岳飛欣然請行，率部下八百餘人，放下吊橋，開了南薰門，城上杜充搖旗吶喊助戰。

岳飛領兵出城來，部下看見賊眾勢大，皆有怯意。飛謂諸將曰：「賊人雖多，都是烏合之眾，人心不一，各自統率。若一隊得勝，別隊亦來相助；若一家戰敗，則各自逃生。爾等暫駐於此，待我與爾眾人破之！」言畢，岳飛領了牛鼻等五六人，綽槍上馬，直衝入賊陣來。賊眾驚亂，各不相顧，拋戈棄甲而走。張憲等見前軍已勝，領部下一時殺人。王善、曹成見宋兵英武，不敢交鋒，撥回馬殺開血路而走。岳飛只八百壯士，殺得王善等五十萬強徒星飛雨散，各自逃生。岳飛見賊兵去了，收回人馬進城。滿城士女、大小官員盡皆舉手加額，相謂曰：「前日虜寇圍城，若得此人退敵，我城中子女如何北去，二帝亦不蒙塵矣！」兵飛入見杜充，杜充設席賞勞其軍士，即錄奏岳飛退賊之功。高宗乃岳飛為武略大夫，授英州刺史。

自是岳飛受職，以屢破賊有功，杜充甚禮之，而不能專用其言。每日與杜充軍中談論興復之計。

正言間，忽哨馬報金國大太子粘罕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南侵，四太子兀朮領兵二十萬已克破開德府，即日人馬來侵東京。杜留守聽了大驚，欲與眾人棄汴京退回建康。岳飛揣知其意，立諫曰：「此一去，中原不可保也。今中原之地，社稷宗廟在京城，皇陵在河南，難比別處城池。況留守手握重權，名高爵重，尚不肯守，若使他人，如何守得？今欲棄此而奔建康，其中原之地，我朝皆不得矣！他日欲要復取中原，若無數十萬兵，不可復也。留守當熟思之。」杜充為人懦怯，聽說金家人馬大驅而來，終是畏懼，竟不聽岳飛之諫，遂退兵，夜遁建康。岳飛無計，只得與部下將士泣而隨之。杜克到了建康，預備戰守之具，遣人沿路體探金人虛實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金粘罕兵至大名府，鎮守大名府知府張益謙聽得金兵來到，與僚屬裴億、郭永等商議退敵之計。提刑點獄郭永曰：「金兵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一面差人往楚州求救，府尊隨即調軍迎敵。」裴億曰：「虜眾勢大，只宜堅壁而守待，救兵若到，首尾夾攻，則一戰可破。」益謙從其計，傳令軍士深渠高壑，緊守不出。粘罕見宋將不出，堅閉城門，催督眾胡兵悉力攻擊。

城上播木石弩箭之類，金兵所傷亦甚，不敢十分近城。一連圍了一個月有餘，城中懸望救兵到，一無消息。原來楚州近日因金撻懶屯兵界口，以致音問不通。益謙等糧食將盡，軍士往往有投下城納降者。金將斡裡朵攻擊愈急，城中無計。有勸益謙歸順，免一城軍民受困。益謙欲往之。郭永曰：「公乃一府之尊，朝廷以重任付君，知君能為大名之藩障也。今羊梟胡播亂，正宜激厲將佐，同心協力，為朝廷保守其土地。況城中糧草尚夠支一月，若一月糧盡，密邇郡鄰知吾久困於虜，豈無一人仗義者乎？願府尊堅其守志，勿聽佞人之言而輕屈膝，萬古之下，不得為大丈夫耳！」益謙默然不語。僚佐裴億曰：「救兵又不來，府尊若不早為計，我等皆休矣。」益謙主意不定，察其部下皆無鬥志，遂不聽郭永之言，在城上插起降旗。次日大開南門，納降於金斡裡朵。金兵入取了大名府，守臣張益謙率僚屬裴億等參見金將斡裡朵。斡裡朵問曰：「我軍到城下一月有餘，爾等待城破乃降何也？」益謙曰：「眾人皆欲即降，惟官屬郭永願守，致延至今。」裡朵笑曰：「郭永何等人，敢阻我大軍！」即遣人去拿來。是時郭永見益謙等開門納降，遂閉私第不出，聽得有人拿他，即吩咐家下，自整冠帶來見斡裡朵，昂然而入，端立於階下。裡朵曰：「吾足知郭先生忠義士也，今日若肯委心歸降，不失原職。」永豎目大罵曰：「我中原人物，由科第進身，著大朝衣冠，遵大朝禮法，豈比爾無知犬羊，侵肆我邦國，毒患我生靈，恨不醢爾以報國，何說我以降乎！」言罷，於袖中拔短劍欲刺斡裡朵。斡裡朵大怒，令左右簇下，遣人捉其家屬，一同戮之於市。郭永臨刑全無懼色，可憐一家俱被斬首，旁人觀者無不下淚。預後人有詩贊云：金將南侵急困城，惟君誓志待來兵。

因他屈膝甘降虜，遂顯男兒烈烈名。

卻說金粘罕取了大名府，驅兵至天長，招捉盜賊。制置使劉光世帥師御之，與金兵戰敗走還，天長遂陷。此時高宗車駕在揚州，有內侍鄒詢訪知金兵陷了天長，奏知高宗：「金家人馬將到揚州！」高宗聞奏大驚，慌披甲上馬，亦不顧從官，只單騎走出揚州，到瓜州，遇小船，渡過揚子江，保護聖駕軍卒惟數人，及王淵、張浚、張巖、康履等從行，日暮至鎮江府。

是時黃潛善、汪伯彥二人，正領眾官員聽僧人克勒在那裡說法，才下法席往齋堂受齋，忽相府守門小吏走報曰：「金兵來到，聖駕已往南走矣！」潛善、伯彥聞說，唬得癡呆，四眼相看，計不知所出，只得披甲上馬，南馳去趕聖駕。揚州城里居民爭門而出，自相蹂躪，死者不計其數，無不怨恨汪、黃二人。司農卿黃鏐趕車駕至江上，正遇隨駕軍士，以為潛善，罵之曰：「誤國害民，皆汝之罪，致有今日之禍！」鏐驚慌，方欲與軍士辨其非是潛善，眾軍已向前將鏐首斷下矣。眾軍士殺了黃鏐，遂追趕聖駕去訖。

且說金粘罕人馬到揚州城下，聞知高宗已自南渡，即率諸胡兵直趕到揚子橋。哨馬報高宗車駕去遠，粘罕始下令就在瓜州屯紮。次日長驅入揚州，將一城生靈盡皆剿殺，放起火來，不分官府衙門、軍民人家，盡行燒燬。可惜繁華宮闈，一旦盡成灰燼，城中號痛之聲徹於內外。太常少卿季陵見金兵入城，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，被金人追逼緊急，太祖神主失亡，所有朝廷儀物皆委棄之。陵丞取神主以走，未及數里間，回望揚州煙燄燭天，已知宮室民家皆被金人所焚矣。

後人有詩譏高宗君臣云：

門外飛塵諜未歸，安危大計類兒嬉。

君王馬上呼船渡，丞相堂中食未知。

卻說高宗走到浙江駐驂，太后、王妃及隨從官員陸續皆到。

太常少卿季陵奉帝神主來見，具奏揚州城闕被金虜焚毀，軍民不留一個。高宗聽說，君臣各痛哭，不勝之情。因改州衙為行宮，差五軍制置使劉光世守鎮江，把截江口。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，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馬，命侍郎張濬副之，王淵守平江府，呂頤浩領兵屯京口，張俊領兵八千守吳江。駕在杭州，下詔召天下豪傑起兵，截殺虜寇。在廷文武與中丞張徵上疏，論黃潛善、汪伯彥二人大罪有二十餘件，以致陛下蒙塵於外，天下怨懟，乞加罪斥，激勸忠臣義士，方肯用命。是時汪、黃二人自知不為眾所容，亦聯疏求退。高宗不得已，乃降黃潛善為江寧府知府，汪伯彥為洪州知州。二人得旨，遂辭帝而去。